

粉墨春秋

高阳著

汪精卫政权的登场与散场

高阳先生最得意的力作之一

描写汪精卫从反清义士、总理股肱

到投降附日、凄凉身死的坠落轨迹

粉墨春秋

高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墨春秋 / 高阳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47-4077-7

I. ①粉…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5804号

本书由台北远景出版公司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书 名 粉墨春秋
作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粲 然 孙小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41
字 数 70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077-7
定 价 6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代序 尤物精卫何其烈

余世存

由于意识形态、资讯和思维的多重困厄，我们对历史人物多有无明的观感。一如动物园中的动物植物，圈起来钉上标牌，难以亲近，却以为让游人尤其是孩子完成了认识的义务。看着孩子们对假蛇假恐龙等那么热衷，对毒蘑菇刺梅等那么喜爱，我们会摇头叹息，会预知他们知道一二真相时的逆反和伤害。历史也如同博物院，其是非善恶毒害的界限，今天似乎正在泯灭。大陆的改革开放，十年不到，就有了为历史翻案的思潮，至今不绝。从李鸿章、袁世凯到孙中山、陈炯明、蒋介石，从马克思到格瓦拉，从张爱玲到沈从文、胡兰成，从萨特到哈耶克……其中道理或意义，真是一言难尽。

关于汪精卫的评价即如此，有关他的研读在最近十年间突然热闹起来了。这个大革命家、国民政府的领袖，“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学生心中理想的抗日领袖，在抗战期间投靠了日本，组织伪政权，沦为汉奸，本是历史铁案。但人们读汪，不免多情，感时伤世，以为读懂了汪的人生选择。从“真实的汪精卫”、“你不知道的汪精卫”到“汪的才情与曲线救国”、“汪精卫的汉奸案，总有一天会推翻的”、“汪精卫不是汉奸，可能是真正的英雄”……这个现代史上的失足巨人，何其幸运，遇到当代人的宽容。尽管这种宽容极其乡愿，仍足以说明汪精卫的个人魅力。

其实，对汪精卫的同情、惋惜、辩护，在当年就大有人在。代表者即有我们的思想家胡适先生。汪精卫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据说胡适声称自己是女人就嫁给他；他们也都是抗战初对和平抱有幻想的人，都是当时“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因此，胡适对汪精卫有着同情之理解，他曾说：“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的确，在汪精卫那里，有些事是不用置疑的。

他是否贪生怕死？不是。他年轻时赴北京刺杀满清权贵，壮怀激烈：“慷慨歌燕

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年轻如此，晚年则多次成为刺客的目标，为枪弹警告、教训。一九三五年遇刺时，子弹留在脊柱骨里难以取出，导致后来数次手术，痛苦不堪，最终身亡。抗战开始，汪出走重庆，到越南河内，由国民政府下令解决，只是刺客功亏一篑，杀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鸣。由此种种情形可知，汪精卫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以来，一直命悬一线，他并没有激流勇退，反而拼命向前，可见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汪精卫有才情吗？答案是肯定的。用章伯钧的话，他的诗文可入教科书，他在台上是政治领袖，在台下是提笔即为大才的文人。孙中山极重视汪的才情，其重要文件一度都交汪精卫起草，他阅后总感满意，极少改动。曾为国民熟悉的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即由汪精卫代笔。陈寅恪先生在汪生前即有诗说：“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钱钟书也说：“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

汪精卫有能力吗？答案也是肯定的。历史学家许倬云承认，汪的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因此他以一文人而能长居国民政府的领袖地位，跟枪杆子打出来的蒋介石一起分管党、政。许先生说，汪精卫并不想做汉奸，跟日本谋和平，在他看来，可以替国家留一些余地，争取一些时间。只是事与愿违，骑虎难下，做了自己不想做的汉奸。

汪精卫懂得选择当汉奸的利害关系吗？他是明白的，他多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浪漫多情的人很少着力于饮食男女，却用情于家国天下。词学家龙榆生先生说汪诗是“哀国之音”，另外一个词学家叶嘉莹先生则说汪有“精卫情结”，他有精卫填海的追求和执着。确实，从他给自己改名精卫开始，他的浪漫情感既幽怨又壮烈。他哀山河、民生，如“废堞荒壕落叶深，寒潮咽石响俱沉”、“橄榄青于饥者面，木棉红似战时瘢”；他自省名节，如“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跋涉艰难君莫叹，独行踽踽又何人”；他也如终有收拾山河的豪气，如“湖山自郁英雄气，原隰终兴急难心”、“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他临终的自嘲是，“心字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因此种之故，今天的一些名人学者替汪精卫翻案就有了不少理由。有人说，言为心声，读汪精卫的诗词，可知这个革命家和大文人的忧患、悲悯。汪从政一生，诗词也伴随了一生。据说，他病重时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从

追随孙中山开始，他就有了天下兴亡感；甚至早在少年时代，失恃之后，跟着同父异母的长兄生活，他的生命底色就是忧伤的，是“孤臣孽子”式的操心也危，虑患也深。人们还说，一个国家既得有鹰派，也得有鸽派。当时就有人以为汪精卫跟蒋介石在唱双簧，汪精卫自己也曾跟蒋介石表白，“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汪精卫不幸，做了历史赋予的鸽派角色；但是，他这只和平鸽摇身变成了秃鹫。

甚至不仅学者考证出汪精卫有力爱国、无心卖国，就在当时，一般民众中的“有识之士”也认为，如果中国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没有人替自己的国家人民讲几句话，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过去，总算是个代表中国的人，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局势。据说汪精卫的伪政权管辖下的地区，相对比较平稳，老百姓的生活也过得去。当年审判汪夫人陈璧君时，陈璧君就在法庭上说，你们说汪精卫卖国，说汪精卫是汉奸，中国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卖的？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丢掉的？他是在这些地方沦陷以后，才来挽救这里的。有这样想法的非陈一人。而由于抗战后国民政府的接收腐败不堪，民怨沸腾，舆论甚至有“人心思汉”之说，以表示人心思念曾维稳有功的汉奸政权。

如此我们遭遇到评价汪精卫的困难。得承认，我个人在接触到众多的材料之后，也曾对汪精卫大起同情之心。但汪精卫毕竟做了汉奸，做了中国及其人民的罪人。余英时等人都注意到，抗战期间，从国民政府的要人到陈寅恪、胡适等文化人都以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但是，像胡适这样的文人毕竟从“低调俱乐部”走出来，谴责日本。胡适在放弃和平幻想后，还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而陈嘉庚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的提案更是对日对中国政要掷地有声的回答：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无论汪精卫投日有多么不得已，这是人的底线，也是民族的底线。

而我们考察汪精卫投敌过程可知，他投靠日本，欲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但这并非是他深思熟虑、一以贯之的结果。他做汉奸，有太多的原因。他无意做汉奸，却一步步地走上汉奸的道路。胡适说，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在中国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不惜一切追求中日和平。跟蒋介石不同，蒋的和平谈判是底线，而汪为了“和平”什么都可以谈，都可以牺牲，包括他自己。汪精卫的浪漫重情使他容易受人影响，内受妻子陈璧君和周佛海等的挟持，外轻信日本政客承诺。如此

佳人做贼，身败名裂。

在投日问题上，汪精卫并未将其烈士精神贯彻到底。轻信日本，结果一切由日本支配，到发现日本要跟自己签订出乎意料的卖国条约时，他和一批追随者骑虎难下。而像陶希圣等人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开始了生死未卜的逃亡，最后辗转回到重庆，做到了回头是岸。相比之下，汪精卫签字，做日本人的傀儡，他是过于纠结了，自恋得过于悲壮了。或者说，他把自己的文学才华等同于政治才能，他以为自己像驱遣文字一样从政，纵横捭阖；他不曾意识到，他的文字和政治意识都不再新鲜，日渐陈腐，最终做了文字和政治的傀儡。

汪精卫的入地狱之举显然是复杂的。作为革命者，他有着“我之不出如苍生何”的救世愿心。但他并非没有私心杂念，从心理学分析，他参加革命以来，活跃在中国政坛，却始终非男一号，组建伪政权算是圆了他内心隐秘的梦想。就是说，他真实而不纯粹，烈而不英。跟中共革命家瞿秋白的自省相比，汪精卫的自省是过于自负了。也因此，人们写诗批评汪，“恨君不早死，早死成英杰。空留作孽身，累及诗章灭。”“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当时上海的女诗人陈小翠感叹：“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末，松桧千年耻姓秦。翰苑才华怜俊主，英雄肝胆惜昆仑。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

熟悉历史的汪精卫不难明白他在做一件什么事。林语堂说过：“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林语堂说，儿皇帝石敬瑭的遭遇没有阻止后来傀儡张邦昌的出现，亦未阻止后来吴三桂的出现。普通民众的行为可悯可恕，但民族的精英上层也附敌，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抗战开始，文化界都希望周作人南下，或在北平隐居，但他投敌了，这是不可饶恕的。艾青当时写诗：“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这种态度，体现了我们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对民众和精英选择的不同规定和判断。在这种宏大的历史正义审判之外，中国人更有人生正义。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汪精卫不仅居入了，还去为虎作伥，显然背离了中国文化的教导。他有着中国文化的心灵，却无中国文化的头脑。

在跟我们今人的关系上，汪精卫又缺失了文明个体最宝贵的常识感。他虽然伤春悲秋，感时伤世，但一如他的浪漫情感少用于饮食男女一样，他对生命个体缺乏实感。他太纠结于宏大的山河和抽象的民生逻辑，他跟我们现代国民之间缺乏对话、

沟通的“主体间性”。由他带头搭建的一个汉奸政权因此给了占领区的国民双重的压迫，大大消解了中国人的抗争意志、人生信念。自然，他也给了国民活着的虚幻感，从而对正义、是非、自由等等淡漠、弃置不论，使我国民难以获得人的自觉和存在的超越性。

在现代觉醒意义上，西方的文人哲士贡献自己的思考代不乏人，从胡塞尔、弗洛伊德、柏格森到罗素、维特根斯坦、荣格、葛兰西、弗洛姆、雅斯贝尔斯、爱因斯坦等人都有可圈点的成果。比如我们至今缺少萨特式的存在感觉，后者在“占领下的巴黎”中感受并思考，“至于德国人，他们想的是怎么样用最好的方法把这块土地并入‘欧洲’整体。我们感到自己的命运从我们手里滑走：法国像人家放在窗台上的一盆花，天晴时拿出来，天黑了又搬回来，从不征求这盆花本身的意见。”有人以为这是比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更有力的文献，因为它有着拷问人的坚硬质地：“如果我说我们对它既是不能忍受的、又与它相处得不错，你会理解我的意思吗？”萨特承认法国在二战中表现并不是伟大，国家和人民都在羞辱、厌恶、愤怒中忍受一切，但这种伤害沉沦需要疗救，需要理解，更需要人民走出战时的阴影，能够勇敢地回归人道主义，以完善个人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萨特、雅斯贝尔斯等人对二战的反思既是其国民的需要，又是西方文明的自我救赎。

历史作家高阳先生的《粉墨春秋》一书，以如椽大笔再现了汪伪政权的始末。多年前读时极为佩服作者的才学和识见，现在重读仍多有感触。在人们重新认识汪精卫的今天，重读高阳先生的这部作品极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极有必要。高阳先生有着极为正统的史观，但他绝不教条，他的文字绝不枯燥。读高阳先生的作品，我们可以明白，自孔子以来的春秋笔法，自司马迁以来的历史审判，是如何使中国文化有着明确的道义、是非、善恶……

在高阳笔下，汪伪政权自然是粉墨春秋，其中惊心动魄的，是汉奸们的末日感。他们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鱼肉人民，大约只能以群魔乱舞、人神共愤等语描述感受，或需要萨特、弗洛姆那样的作家去审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部历史小说坐实了那些为汪伪政权功绩辩护者的虚妄。

虽然高阳先生对汪精卫的正面着墨不多，但对汪精卫的介绍很是周全细致，尤其值得今天赏玩其诗词的人们注意的是，其中对汪诗词的解读堪称目光如炬、洞幽察微，其中可知我国人的心智如何曲折精微。这个老大的民族实在是太腐朽了，也太油滑或老奸巨滑了，用诗人穆旦的话说，“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

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汪精卫就是在烈士情结的一生中单调疲倦又油滑、腐朽下去，最终误入歧途。

汪精卫作了汉奸，这是他自找的，又何怨？他给占领区沦陷区的国民带来了秩序和双重的压迫，使国家人民蒙羞，并无可表之功，可恕之心。高阳作品中感叹汪精卫是“尤物”，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尤物就去吊膀子，而放弃人世的明德至善。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突发奇想，查了一下汪精卫先生的命卦。汪精卫是天泽履卦，他确实面临穿鞋、脚踏实地的问题，他的一生也确实穿错鞋了，跟他相比，他的夫人陈璧君过于刚强。他以书生文人的柔弱履践政治刚位，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那也只是指他早年参加革命的命运，至于“利贞”才能“履帝位而不疚”，他没有守住贞节。爻辞中还有“眇而视，跛而履，履虎尾，咥人凶”的字样，可算他晚年的写照；“武人为于大君”，他也确实奉日本军阀为太君。“夬履，贞厉”，他确实沐猴而冠，穿了一双鬼怪之履，而有了身名俱灭的危险。读千年前的《易经》，联系到汪精卫，不免让人唏嘘。他自比神话中填海的精卫，他想到过自己真实的命运吗？

在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我写上这一插曲，自然是不足道的，但因为汪精卫的命运跟历史、政治、文化和时代相连，我愿意把它放在这里以供读者参阅，并向读者汇报我个人的心得。

是为序。

二零一二年四月写于北京

第一部

优孟衣冠

一 误中副车	2
二 迷途未远	6
三 殊途同归	37
四 组班邀角	52
五 优孟衣冠	73
六 时势英雄	84
七 壁垒分明	99
八 红粉金戈	103
九 自误平生	119
十 伦常惨剧	127
十一 醋海波澜	135
十二 怨怨相报	149
十三 为虎作伥	160
十四 玉垒浮云	172
十五 明珠失色	183
十六 命中注定	201
十七 名流星散	208
十八 同命鸳鸯	219
十九 瞒天过海	223
二十 金井梧桐	234

第二部

春梦无痕

一 回风小舞	246
二 悔不当初	251
三 亦敌亦友	256
四 满洲真相	262
五 正气犹存	276
六 客中惊艳	296
七 扶倾济危	309
八 春梦无痕	318
九 新知话旧	335
十 美机东来	360
十一 大海冤魂	370
十二 力争上游	380
十三 危机暗伏	392
十四 另开新局	404
十五 侠林恩怨	413

第三部

卿本佳人

一 黑狱探秘	428
二 御倭妙着	448
三 大限将至	462
四 其言也哀	475
五 春申三老	485
六 燕京锄奸	495
七 东京末日	512
八 祸溯从头	523
九 长沙浩劫	530
十 进退维谷	540
十一 落花落叶	550
十二 卿本佳人	565
十三 全面求和	581
十四 众叛亲离	600
十五 曲终人散	618

第一部

优孟衣冠

一 误中副车

王鲁翹河内制裁汪精卫，曾仲鸣有意替死

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是一座坐东朝西的三层楼洋房；经过多日的观察，内部的结构，大致都明了了。扶梯在中间，每一层分隔成四个房间，底层前面是两个车房，后面当然是下人的卧室；二楼靠南两间似乎是客厅与饭厅，靠北两间的卧室，不重要；重要人物都住在三楼。

已经可以确定，汪精卫夫妇住在靠北朝西的那一间，望远镜中显示，只有这一间是新置的家具，汪精卫用来作为卧室兼私人的客厅，在小圆桌旁的沙发上，不但常常出现汪精卫和他的主要助手曾仲鸣，还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谷正鼎。

现任天水行营第二厅厅长的谷正鼎，是蒋委员长的特使，衔命带着护照去劝汪精卫中止他唱和日本首相近卫的“和平运动”，远游欧洲。他之所以膺选此一任务，唯一的原因是他与他的胞兄谷正伦，都属于汪系的改组派；汪精卫之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由重庆出走，经昆明转赴河内，发表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汪系的大将顾孟余、陈公博与改组派的要角，无不表示反对。所以谷正鼎的河内之行，除了传达蒋委员长的劝告以外，还可以“自己人”的身分，痛陈“团体”一致的规谏，可是，他的任务看来是失败了。

汪精卫发了许多牢骚，也颇有愤激之言。看样子并不觉得罗斯福致电蒋委员长，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与所受痛苦，表示非常的同情；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予中国信用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与中英信用借款谈判成功，抗战正显露转机之时，与敌谋和是伤害了国家。

不过，汪精卫虽是失败主义者，却并不打算着眼前就有行动；到法国去闲住一些时候，等中国被日本打败，回来收拾残局，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政权，不失为长策。无奈他的妻子陈璧君不以为然。

“汪精卫怕老婆是有名的，而这个老太婆对领袖又有极深的成见，我只谈一件事情就好了。”

作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领导者之一的郑介民，谈到四年前的一段往事——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汪精卫被刺受伤；蒋委员长特地来慰问时，陈璧君居然会这样说：“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弦外之音，非常清楚；蒋委员长自然很不高兴，当场下令，限期十日破案。

“案子破了没有呢？”有人问。

“当然破了。”

“但是案情始终没有公布，只知道凶手叫孙凤鸣，以通讯社记者的资格，混入会场；当场被捕以后，不久伤重毙命。他总有幕后人物吧？是谁？有人说是刘芦隐，是吗？”

“当时没有公布，总有不便公布的理由；反正陈璧君知道她自己的话是错了。”郑介民急转直下地说，“言归正传，情况已经充分了解。陈公博说过：汪精卫非陈璧君不能成事，但没有陈璧君亦不致败事。他由重庆出走，是陈璧君所全力主张；现在又反对汪精卫远游欧洲，这一来，汪精卫将为敌人利用，是一件再明白不过的事。我们打个电报回去请示。”

由重庆来的回电是，决定制裁。于是郑介民作了一个决定，将制裁的日期定在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或者说是三月二十二日的凌晨；那天是阴历二月初一，没有月亮。

然后是派定执行人员，主要人物只有两个，一个“老何”，四川人，生得矮小瘦弱，毫不起眼，却是个传奇人物。据说他因案被逮在南京军统局看守所时，每每半夜里人影杳然，及至到了天亮点名，又好好在“笼子”里，不承认有中宵失踪之事。看守觉得他无可理喻，索性替他加上手铐；谁知午夜查看，只见手铐不见人。于是彻底追问，才知道老何身怀绝技。问他半夜里脱走去干什么？他坦然承认，是到夫子庙状元境的小客栈里去找姑娘。原来他生具异禀，没有一夜不需要的。这样的奇材异能之士，戴笠跟郑介民自然不会放过；不过供养这么一个“宝贝”，也很麻烦，由重庆到香港，由香港到河内，他一路找女人，大家深怕事机不密，走漏了消息，一直在提心吊胆。如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过了三月二十一日，可以松口气了。

另一个是山东人，生得短小精悍；若论枪法，不愧齐鲁翘楚——他的名字就叫

王鲁翹，本来是戴笠公馆中的警卫。有一天戴笠回家，只见客厅中杂乱无章；他是很讲究边幅的人，自然生气，回头向王鲁翹大声说道：“你看，脏得这个样子！把痰盂去倒倒。”

王鲁翹平静地答说：“我不是倒痰盂的人。”

“你去不去倒？”戴笠吼道，“不去倒替我走路！”

王鲁翹一言不发，解下手枪，轻轻放在桌上，转身便走；最善于观人于微的戴笠，满腔怒火一下子消失了。

“鲁翹！”他抢上两步，抓住王鲁翹的手臂，“我错了！你不是倒痰盂的人。”

从此，戴笠对他另眼相看；王鲁翹感于知遇，格外忠于职务，真个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这回调他来担当制裁的重任，因为他的枪法奇准，还在其次；主要的是，现场工作人员中，只有他接近过汪精卫，听得出汪精卫的声音。

三月二十一日午夜过后，以王鲁翹为首的行动小组要出发了，郑介民特为告诫：“只制裁汪精卫一个人。夫妇同房，误伤陈璧君是可以原谅的；此外不准多死一个人！”

接受了最后的指示，老何像一头猫似的消失在黑暗中；他从高朗街二十七号后面，翻墙入内，打开了前门，任务即告终。以下是王鲁翹等人的事了。

这时是凌晨二时，高朗街僻处市尘之外，格外来得静；底层下房中的厨子一觉睡醒，枕上隐隐听来脚步声，推醒一名同事，悄悄出屋探视。这样的情况是预先已估计到的，应付的办法也是预先想好了的，开一枪将他们吓了回去，不要出来多事。

这一枪惊醒了住在二楼的汪精卫的内侄陈国琦；等他推门出来时，行动小组亦已上楼，如法炮制，斜着往地下开一枪，打中了陈国琦的小腿，吓得他赶紧退了回去。

于是王鲁翹直上三楼，直奔目标；门自然在里面锁上了，助手取出小钢斧，乒乒乓乓三五下，就在门上劈开了一个大洞。王鲁翹朝里一望，床前影绰绰两条影子；一条身材高大，跟汪精卫很像。

“汪先生！”王鲁翹喊。

没有回答。

“汪先生！”

仍旧没有回答，王鲁翹心想不错了，将快慢机伸向洞口，扳机连扣，只朝那条高大的影子打。他不想伤害另一条影子，无奈两条影子靠得很近，终于双双倒在床前。

任务已经完成了，但行动小组并未撤退；他们要观察反应，印证结果。最先是

听到二楼有人朝窗外大喊：“救命、救命！”

接着是一男一女惶恐地从楼上下来打电话；声音是年轻女子，讲的是法语；他们知道，那是朱执信的女儿朱蕊，只听见她在报警：高朗街二十七号出了命案。证明大功已经告成，方始悄悄撤走。

谁知大功并未告成！误中副车，死了个曾仲鸣；他的妻子方君璧中了三枪未死。阴错阳差，种种因素凑成汪精卫的命不该绝。原来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愷，是在河内结的婚，陈璧君买了一套新家具，布置洞房，汪文愷却坚持要让给曾仲鸣夫妇用；由于有圆桌有沙发的缘故，汪精卫白天常借曾仲鸣的房间会客，以致在望远镜中窥察，从任何迹象来看，都不能不信其为汪精卫的卧室。

当然，最大的关键是，王鲁翹两次叫“汪先生”而无反应。如果他一出声，听出不是汪精卫的声音，便可不死，令人困惑的是，不知曾仲鸣是吓昏了，不知道应该自辩非汪；还是怀着“国土待我，国土报之”的心情，有意不答，以期替汪而死？